



都是拖鞋惹的“祸”

易英

终于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新家，只觉得哪儿哪儿都好，简直就是理想中的居所。只是，这激动、兴奋的心情还未持续几天，就迎来了过山车似的滑落。原来，住进来之后才发现，我们这栋楼隔音效果不太好，尤其是楼上楼下之间，轻微的响动也会招来邻居的投诉。在楼下的邻居无数次敲响我们的门以后，我们只能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尤其是晚上，在主卧自带的浴室洗漱安置时，那简直可以叫做“踩猫步”。就这样，在我们做贼似的“蹑手蹑脚”下，我们和楼下邻居的噪音问题终于告一段落。

就在我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次是楼上的邻居为我们制造了“睡前交响曲”。在好几个不眠之夜以后，只能像楼下邻居一样去和楼上的沟通。没想到，这又是一场持久“战”，最后我们双方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楼上的邻居也很委屈，他们明明已经很“小心翼翼”了，为何楼下的我们依然还会被噪音骚扰。

又是一个被噪音惊醒的夜晚，我忍住想要去楼上和他们大吵一架的冲动，静下心来，仔细地分辨来自楼上的声音。其实令我们无法入睡，甚至从睡梦中惊醒的噪音并不是楼上的说话声或者洗漱之类的声音。而是人走动时，踩在木地板上的“啪啪”声。这个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敲打着人的神经，令人烦躁不堪，无法入眠。

第二天早上，我无精打采地穿着拖鞋去洗脸。就在我的脚踩上拖鞋的那一刻，我的脑子突然一个激灵。我之前以为楼下的邻居不再找我们了，是因为我们克制了自己的声音，其实不然，是我们换了拖鞋。我想起来那个时候家里刚好通了暖气，于是我们脱下了棉拖鞋，换上了这双超软底凉拖鞋。这双拖鞋是因为鞋底柔软异常，我怀孕时特意买来的，没想到平时走路几乎发不出一点声音！这应该才是楼下不再找我们的真实原因！看来，这一切都是硬底拖鞋惹的祸！普通的硬底拖鞋，再怎么注意，和楼板亲密接触时，也会响起不小的声音，从而影响到楼下的邻居。但这超软底“静音”拖鞋却不会，穿上它正常走动也不会吵到楼下的人。解铃还须系铃人，既是拖鞋惹的祸，便也由拖鞋来解决吧。

于是，一个想法迅速在我的脑子里成形。我打开之前的链接，买了两大一小三双软底拖鞋，然后带着它们敲响了楼上邻居的门。我诚恳地请求邻居收下这份礼物，并且希望他们晚上可以穿着这双拖鞋进入卧室。邻居欣然同意。到了晚上，果然再也没有了令人烦躁的声音。就这样，三双拖鞋成功地解决了严重困扰我们的噪音问题，也化解了我们与邻居的危机。

不仅如此，我送拖鞋的事被邻居拍了照片发在了小区群里。邻居大力推荐这种软底“静音”拖鞋。一时间，群里早被噪音困扰的众人纷纷跟我要起了链接，我成了群里的“名人”，邻里关系也格外和谐。我没想到一双软底拖鞋不仅解决了噪音问题，还带给了我这份意外收获。不由得感叹，很多时候，多动脑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比用争吵、理论的方式解决问题，有效得多。

对自然爱的言表（外一首）

赵强

夏日里，郁郁绿荫里穿行
摘一片绿叶，捧于手心
一份舒适惬意滋生，缓缓靠近心灵

而我，伴着枝头上
鸟儿清脆鸣叫
不由自主地提起了一支笔
记录流年里这段舒心印记
情若留在这里，不必苦思冥想
太多华丽字词
哪怕几句对白，读来也舒心
毕竟，这是对自然爱的言表

等阳光回到这里

将阳光，透过温暖手心
慢慢靠心脏位置
然后伴随星月进入酣畅梦里
这是我，喜欢阳光的一种方式

待梦醒来，或是聆听夜空烦恼
也可以尽情抒发情绪
等所有烦恼消失
对自己说：等阳光重新回到这里
又将对生活的幸福生活的长征路。
又将是阳光自信

绿野鹞踪

谢光明

园，各种鸟儿很多，可谓处处闻啼鸟。小时候，父亲在山上劳作，时常捡回家一种长长的白色羽毛，像孙悟空头上的凤翅紫金冠，羽毛上有波浪的涟漪，冲刷出我无尽美好的想象。父亲将它插在拱桌的瓶子里当装饰，说是白鹞尾巴上的羽毛。生活在山区，认识的鸟儿也不少，绿的绣眼、黑的乌鸫、白的白鹭，花的喜鹊，地上的麻雀高空的鹰，白鹞鸟我却从未见识过，它似乎只存在于神话传说里，令人神往。

《离经》记载白鹞：“似山鸡而色白，行止闲暇”，因此白鹞常被文人墨客称为“闲客”。闲情雅致者，多崇尚自由野趣，白鹞极少像野鸡那样被人驯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明代徽州休宁画家汪肇的《柳禽白鹞图》，柳枝下，溪泉边，一对雌雄白鹞闲庭信步，勾勒出古徽州诗画般的山水自然意境。大诗人李白云游黄山，拜访夫子峰下碧山养鹞人胡公，对胡公所养白鹞爱不释手。胡公将白鹞赠与李白，李

白回赠诗曰：“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诗人的理想是在徽州与白鹞厮守，做个山野之人。

虽然只是匆匆一瞥，这却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野外白鹞。在我脑海里，白鹞是个神话，单单是它遗落的一片羽毛，已经让我的想象无比绚烂。父亲描述的白鹞的样子让我对它着迷，我曾好几次跟着父亲上山，想一睹芳颜，可惜从未如愿。白鹞不喜欢被打扰，这反而更激起我对它的向往。

“说不定它没有飞远。”倪站长熟悉地质公园的一草一木。我祈祷着，循白鹞飞过的方向，跟在倪站长后面蹑手蹑脚走入树林。“嘘”，倪站长指指对面。一串“咕咕”声，从山那边传来。我俩更加放慢脚步，尽量避开地上的落叶与腐枝，小心翼翼地踩着苔藓，爬上小山岗。我用眼睛寻找“咕咕”声的方向。看见了，密林里，一群白鹞在粗大的橡树下刨着落

劳动课上学“农技”

赵柒斤

时隔40余年，当我沿着通往村子的山径走近曾相识的一片结荚的油菜地时，居然情不自禁蹲下身子朝油菜秆间隙的空档里看，想瞧一瞧有没有生长着花生苗？

这是江南山区极为普通的一块不规则的无名旱地，依山临溪，面积约3000平方米，起伏的油菜间仍可见我们当年翻耕时垒起堆放在一起的瓦砾、砖块和小石头。这块旱地就是当年村小的“自留地”，更是我们劳动课的“作业本”。

清楚记得，刚开学后一个周五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敲响时，班主任走进教室宣布：下午每个同学从家带一柄小锄头来，然后集中去上劳动课——种花生。虽生长在农村，对一般农业劳动并不陌生，可亲手种花生还是第一次。于是一回家我就做准备，把父亲用以栽白菜的那把木柄仅一尺长的小锄头放到大门边……

下午全班30多名学生拿着小锄头排成长队跟着班主任来到那块位于学校3公里外的荒滩，老师说，最北端、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油菜地是本班“自留地”，今天种花生。同学们大感不解：这块被结荚油菜遮得密不透风的旱地，怎么种花生？老师说就在油菜间“嵌”花生种。

接老师吩咐，个头小的男生钻进地里挖穴，女同学点种，力气较大的男生掩土盖种子。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就像小鸟一样钻进油菜地。别别说，拇指粗的油菜秆根部零星地长着纤细的小草。几只黑白相间的雀儿旁若无人地徜徉于铺满黄金似的枯叶上或觅食或追嬉，我们勾着头、猫着腰也像山雀一样在油菜秆的间隙或挖穴或点种或掩土。最苦最累的就是个头高的男同学，他们掩土，既要盖好花

生种，土还要松，以便花生种子能顺利出苗。在一人多高的油菜间穿梭了30多分钟，每个同学都头戴或身披“黄金叶”走了出来。第一次劳动课就这样在同学们相互嬉戏、追逐乃至胡闹中结束。

第二次劳动课依旧选择在那块油菜地，内容是割油菜。虽是站着劳动，可眼睛必须照顾脚下，以防踩坏花生苗，这回女同学和我等一些力气小、心细的同学又沾光了。我们在前边站着割、力气大的同学负责将它们抱到山坡，还有同学摊晒，接着全班同学拔油菜桩和杂草，满地金黄的油菜变成嫩绿的花生，全班同学累得往草坪一躺时，老师宣布“下课”。以后每个周五的劳动课，我们都是在那块旱地上的……放暑假前挪着小凳子锄过两三遍草，赶上久未下雨，我们还用小铁桶、小水瓢从小溪舀水洗花生。后来花生就疯长起来了，眼看着就是一料好收成……

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劳动课从春天种花生、割油菜、拔草、锄草、浇水、施肥到秋天收花生、挖地、种油菜等，从拿小锄头、挑畚箕、端水盆到扛大锄头、抬粪桶等，旱地的粮食从种到管到收，全班同学都学到了。那一堆堆瓦砾、砖块和小石头就是我们挖地、除草时捡起的，更是我们数十次参加农业劳动的见证。

出入于农业“实验室”次数多了，我不仅学会了种地、品尝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也懂得了“粒粒皆辛苦”，还逐渐发现世间一切皆包容着实验品的性质，学校自留地的春华秋实，就是我们在进行着无数次结果的实验。由此我想，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从出生、成长、求学、工作到婚姻、家庭，如同种地，经营粗放，任其自然生长，往往就很难保证有满意的收获。

穿城而过的幸福

王国梁

我换了工作，单位离家很远，需要开车穿过整个小城。一路上过很多红绿灯，折转好几条街道，才能辗转来到单位。上班路上，我经常满腹怨气。尤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路怒症一次次升级，以至于到了单位也没有好心情，影响到工作效率。

每次穿越小城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这个城市的一只飞鸟，只是飞掠而过，没有融入感。一次，给我送报纸的邮递员对我说：“哥，今天真顺，从城西到城东只用了一个半小时，瞧这些报纸上的字，肯定还热乎着呢！”邮递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很爱开玩笑，每次见了我都是一脸灿烂的笑容。我忽然想到，邮递员的工作跟我有些相似呢，每天都要穿越整个小城。不过他们比我更辛苦，骑着电动车从城西穿越到城东，一路上走走停停，把报刊邮件送到千家万户。

我忍不住对小伙子说：“每天在城里穿来穿去烦不烦？”他听了哈哈一笑说：“不烦啊，我还觉得穿城而过是一种幸福呢！你想啊，我每天能看到多少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我从城西出发，穿过街街巷巷，就像一条不可或缺的线一样，串起了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希望和期待。我看着人群和车流涌来涌去，每天有那么多跟我一样的人在为生活打拼，就感觉很踏实。而且，每当我穿城而过的时候，觉得有种征服的快意，仿佛整个小城都是我自己的了，骑着电动车很是威风呢！”

原来，穿城而过也是一种幸福。这个城市里，邮递员，还有外卖、快递小哥，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但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缺失，反而觉

得在城市里奔走是一种别样的幸福。看来，幸福不在于你所处的境遇，而在于你的心态。邮递员小伙子跟我很熟悉，我知道他大学毕业后在邮局工作，知道他谈了个女朋友，正准备在小城里买房子结婚呢。他说：“房子在哪儿买都无所谓，反正我习惯了满城跑，就当是每天出门兜风一样，体验穿城而过的幸福。”

我再上班的时候，也开始像那位邮递员一样，体验穿城而过的幸福。换了一种心态，果然不再那么满腹怨气了。我从城东出发，沿着熟悉的路一路向前，奔向目的地。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有跟我顺向的，有跟我逆向的。他们跟我一样，为了心中的目标，奔向小城的南北东西。无论哪个方向，只要心怀美好和憧憬，就是幸福的方向。世事纷繁，生活辛苦，每个角落都有穿城而过的人群。城市的道路密密麻麻，我们沿着自己的经纬，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有一次，因为时间充裕，我选择了骑车上班。用车轮丈量一座小城的长度和温度，感觉分外亲切。我一边骑，一边看风景，看人群，看车流。小城热闹而井然有序，世俗而质朴踏实。整个小城，包括小城的人，都显得那么可亲可爱。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像一滴水一样，融入了小城，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小城的美好。我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与小城密不可分。穿越我的小城，把车痕留在每一个角落。

原来，穿城而过的幸福，就在于让自己完全融入小城，以一种美好的心态，感受每个角落点点滴滴的真实和幸福。



堂嫂从田岸上走来

叶生华

田野像一块铺展的地毯，春夏碧绿，深秋金黄，冬天呈现灰色调。堂嫂家6亩多承包田一半种单季晚稻，另一半种青菜出售给蔬菜厂，长长的田岸，把一块块承包田隔成整齐的大方格。堂嫂快步走在田岸上，臂弯上挎一只大竹篮，竹篮里装满青菜。

堂嫂朝我喊：“等等我……”

堂嫂边喊边走，踉踉跄跄。看我车子转了弯开到村道上了，堂嫂索性小跑起来，竹篮一颠一颠，几棵青菜被颠出竹篮。

我停下车，迎向堂嫂。

堂嫂喘着气说：“难得来趟，这么急着回去做啥。”堂嫂麻利地把一大篮青菜装进两只口袋，口袋鼓鼓的，塞进我车里。这是堂嫂专门为我去地里割的，青菜新鲜得淌着汁水。堂嫂说：“慢慢开，过几天再来啊。”看着堂嫂特别认真的样子，我没将“谢谢”说出口。

堂嫂的脸晒得黝黑，皱纹一条条交叠在一起，背也有点驼了。堂嫂这些年老得快，忽然就成了老太太。

堂嫂年轻时身板笔挺，身高接近一米七，力气大，干活利落，样样农活拿得起；堂嫂对人大方、与人为善，我妈生前常夸赞堂嫂，说我堂哥好福气，娶了个会做人的老婆。也因此，我妈与堂嫂处得最近。

我妈健在时也种菜，堂嫂有空便去我妈的菜地里搭把手，我回家就有菜割。我妈生病后，堂嫂去自家菜地里割来蔬菜送给我妈吃，还送给我带回城里。我妈病逝后，我每次回老家，堂嫂总是不忘去地里割菜让我带回，常能看见堂嫂在田岸上急急走来的身影。堂嫂说，“这菜没打农药，放心吃好了”“你爸妈不在，以后还是要多回来转转啊”“地里给你留着菜呢，记得常回来，新鲜的蔬菜好吃”……

叶。三只、五只，居然有七八只之多，它们是在寻找去年的橡子吧。灰褐色的雌鸟专心觅食，不时走到同伴那里，看看别鸟的收获。雄鸟容貌出众，红艳的脸，白皙的身，长长的尾羽，警惕着四周的动静。这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它们远离喧嚣，自在闲散，孤守安静，专注于叶子下的世界，极少展翅高飞，这也是人们很少看到它们的主要原因。

我们并未久留，就悄悄退出了白鹞的世界，不愿打扰它们。我常想，风如果有颜色，那一定如白鹞的羽毛，洁白轻盈。我也希望生活常有一道光，和一点点神秘感，让我感动。这样我对生命灵性的感悟和想象才更深刻与丰满。此后，我极少再有机会看到野生白鹞的风采，不过，我并不贪恋，此次相遇，白鹞滤去了我生活的烦忧，甚至滤去森林满眼的清翠、淙淙溪水和啁啾鸟鸣，只留下一道美丽、神秘的白光镌刻在脑海。